

## ■ 图片故事



1957年，北京市果脯厂工人正在制作果脯。



民国时期的大栅栏胡同聚顺和干果店。

# 北京的果脯

□刘鹏 文/图

果脯又叫蜜饯（蜜煎）由桃脯、梨脯、苹果脯和金丝蜜枣等品种组成，是北京著名特产，凡是来北京旅游的人买上一盒送给亲朋好友，显得格外敬重。

1913年秋天，几个装有北京果脯的粗陶罐子从香港上船运到

檀香山，然后转运到巴拿马国际赛会。这些表面粗糙无光泽而且还有裂纹的罐子，同粘着漂亮商标的美国“德尔门”罐头、日本“福神渍”酱菜摆在一起，显得十分土气，可是一经品尝立刻轰动国际食品界，这就是北京前门

外大栅栏胡同聚顺和的果脯。当时果脯就成为世界公认的一种珍贵的食品，聚顺和因此得了金质优胜奖章。

1956年，北京市果脯厂生产的果脯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。1956年比1952年出口量增加

了106倍，当时1吨杏脯能够换回7吨钢材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劳动与条件大大改进，在水果脱皮和果肉干燥上都先后采用了科学的处理法，果脯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。北京市果脯厂现在更名为北京怀柔红螺食品有限公司。



人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，有的事情可以轻易忘掉，有的事情却让人记忆犹新，一辈子牢记。当年在农民家“吃派饭”就是如此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在县直机关工作，那时经常有下乡下村的任务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城里人粮食是吃定量，农村还是落后，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贫困，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。乡村道路交通差，通讯工具差，下村基本都是驻村，时间长短不定。村里也没有饭店食堂，我们下到村里都是“吃派饭”。就是由村里安排

## ■ 青春岁月

# 想起当年下乡“吃派饭”

□王建成 文/图

派到农民家中吃饭，吃完交上定量粮票和菜金，剩下的由村里给被派的农家一点补贴。

1984年3月，我下到一个叫百岭的小山村，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。这个村当时是个出名的穷村，村民只在温饱线上。我们住在村小学，吃在旁边一户农家。这家是老两口，每顿桌上都有白米饭和几个新鲜蔬菜，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，煮得也不错，咸辣可口。老两口吃饭从不上桌，叫他们一起吃，他们都说等会，这下不饿。开始我们也没太在意，有次我吃完饭离开后发现忘了拿包。返回去时发现老两口正在吃饭，碗里是地瓜藤煮地瓜稀饭。当时我愣了站在那里，他们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们就喜欢吃地瓜……”后来我了解到，他们家是因为粮食不够吃，所以尽量让我们吃干饭，吃饱吃好，而自己却吃稀饭。乡村人的心是深厚的，对来客是热情的，宁可自己不吃，也不让客人吃得差。但此后我却“于心不忍”，再也吃不下去，叫村干部安排到远处一家稍富裕的人家“吃派饭”才完事。

还有一户人家也让我印象很深。那是1985年四五月份，我下到一个叫邓家边的村子，派饭在一户大家庭中。那家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有10多人。第一天吃饭时，主人客气，炒了一碗腊肉放在桌上招待我们。可是我们刚拿起筷子，就看到他们家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，正端着饭碗倚着门框旁，眼睛贪婪地盯着桌上那碗腊肉，许是多少时日没有尝过肉腥的样子。大人当面瞪眼示意，背后扯着衣服要他们离开，他们都不肯走。我看了笑了笑，把肉碗端过去，孩子们接过你一筷我一筷几下扒在自己碗里，狼吞虎咽地吃下肚去。主人摇头歉疚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孩子们不懂事！”可我知道，当时乡村的孩子平日里一年到头难吃到肉，只有过年才沾一点肉味，所以饭桌上的一碗肉对乡村的孩子有着多么大的诱惑啊！

“吃派饭”中我遇到过一件事情，这么多年来让我一直难忘。那是1987年我在园岱村一户农家吃派饭，那天中午，我正吃饭时，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坐在灶台旁哭泣，父亲在呵斥，

母亲在劝说，女孩哭声越来越大。我过去一问，原来是老师通知下午交学杂费10元钱，家里没有钱给，所以难过地在哭。我知道当时的10元钱对一户农家来说不是一个小数，这个村一个劳力每天的工分也还只是五六角钱，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是卖鸡蛋换来的，大人也没办法。我听了心里难过，饭也吃不下。把身上当时的几元钱掏出来：“这是我几天的饭钱，你们先拿着！”男女主人都连声推辞说：“这哪行，这哪行……”那女孩子接过钱才破涕为笑。

这些事情，让还很年轻的我体会到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以至当时让我每次下乡吃饭都有一种心理负担，不愿去农家吃派饭。可在当时不去农家吃，就没有地方去吃，让人无可奈何。

时光一晃30年就过去了，下乡“吃派饭”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什么意思，成了那个年代的“专有名词”。已进入老年的我喜欢怀旧，我忘不了工作过的农村，忘不了“吃派饭”的年月，忘不了农家当年的苦日子，更忘不了农民那份深厚的待客之情。

## ■ 家庭相册



# 姐姐教我学骑车

□毛立权 文/图

小时候，我家里买了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，哥哥经常骑着它上下班。闲暇时间，哥哥有时会带着我和姐姐出去骑车玩。久而久之，学会骑车，成了我心中的梦想。

1978年2月，我7岁，个子较同龄人稍矮一些。以我这个子要想学会骑车，只能是“掏裆”。哥哥怕摔着我们，起初一直没有教我们骑自行车，但是我和姐姐都耐不住诱惑，看着哥哥每天骑着车在人群中来回穿行，心想：要是我们也能骑上自行车，该有多威风啊！

一天，趁着哥哥不在家，我和姐姐偷偷地把自行车推出去骑。当时住在农村的平房，来回推车比较方便。我和姐姐来到村外的一个场院，这个场院是村里乡亲们每年秋收的时候用于晒干粮食和打场的地方。一进场院，给人感觉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正是我们练车的好场所。姐姐也是边学边教我，也许是我姐姐经验不足的原因吧，在练车期间，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，摔破了膝盖，划破了裤子。有一次，摔歪了自行车的脚蹬儿卡住了链盒，我和姐姐吓得要哭，怕回家挨骂。后来还是邻居家王二叔，帮我们把脚蹬给敲直了，不过还是有点歪，但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，幸好哥哥后来没有发现。

还有一次，姐姐趁哥哥没有在家，又偷偷地将自行车推出来，带我到村外的马路上练习。我们来到宽敞的马路上，我在前面骑，姐姐就在后面扶着后座，不知疲倦地跟着我跑。就这样，练了一圈又一圈，我终于掌握了平衡，越骑越熟练了。姐姐在后面悄悄松了手，我自己也能独立地骑出去好远。短短一个下午，在姐姐的保护下，我终于学会了骑车。

我参加工作以后，自己也买了辆自行车，每天骑着车上下班。30多年过去了，每每回想起骑车带给我的乐趣是用语言无法比拟的，其中最要感谢的人还是姐姐。

## 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  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  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  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  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 63523314**  
**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**  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